

大選落幕華人投“票”給自己

在剛剛落下帷幕的美國大選中，在美華人怒刷了一把“存在感”。“這次美國大選，華人的參與熱情非常高。”居住在美國休斯敦的朱佳凡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說，“甚至有些支持特朗普的華人租用飛機，懸掛着‘華裔支持特朗普’的橫幅，在各州標誌性建築物上空盤旋宣傳。”

雖然有人將此次美國總統大選稱為一場“真人秀”，但華人的積極參與可不是簡單地“秀”自己。除了越來越多的華人走上街頭為自己青睞的總統候選人投票之外，他們還開始更加關注自己的族群利益，積極參與美國選舉的各個環節，為自己“投票”，悄然改變着華人“邊緣族群”的舊標籤。

為華人投票

美國大選，其實不僅指的是美國總統選舉，還包括各級議會選舉、對許多提案的公投等。近來，在美華人在積極參與總統選舉投票的同時，也在為各地的議員投票奔走，努力推選代表自己族群利益的華人候選人擔任公職。

據美國當地媒體報道，11月4日，舊金山中國城花園角廣場舉辦競選造勢記者會。眾多華裔居民前來支持參選公職的華人候選人，他們高呼支持候選人的姓名，呼籲廣大舊金山選民支持他們推出的候選人。

“從前華人的政治力量比較小，不受重視，吃了不少苦頭。候選人往往只是單純來我們華人社區要錢、要選票。”美國舊金山灣區中國統一促進會第一副會長蔡文耀在接受本報採訪時回憶稱，如今情況大有改變，“我們不但提供錢和選票，還能提供優秀的候選人。”

根據華盛頓亞太美國研究所國會研究中心發佈的數據，亞太裔參與美國政治選舉的勢頭日漸增強，今年全美有245位亞太裔參選聯邦、州及地方民選官員。

“美國華人數量越來越多，可能在不同的問題上因為教育背景、年齡等因素有着不同的觀點。但是只要有華人參選，我們華人社會普遍都會極力支持。”蔡文耀說。

近期，隨着選舉結果一一揭曉，華人在努力之後有了不少滿意的收穫。據美國當地媒體報道，美國國會華裔眾議員孟昭以絕對優勢戰勝另外兩位候選人獲得連任。勝選後她也對華人社區提供的巨大支持表達了感謝。

“華人選民積極捐款，擔任助選義工，踴躍投票，的確為華人登上政治舞臺做出了很大貢獻。”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教授李斧向本報如是說。

為提案投票

在此次大選中，很多州將一些議案加入投票中。這些公提案和總統選舉一樣引起華人的高度關注和積極參與。加利福尼亞州今年在大選時推出了17項公提案，其中有娛樂大蘇合法化、允許武器彈藥銷售和罪犯假釋等華人非常關心的議題。而給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提案投票，是在美華人近期的另一個重要行動。

“當地華人對於這17項公提案非常關注，我曾被一些當地的華人社團邀請去講解這17項公提案的內容和意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師張軍在接受本報採訪時介紹說。“今年華人參政熱情比往年要積極，很多年輕華人對這些公提案都進行深入瞭解。”

據美國新聞速遞網站報道，截至11月9日，這17項公提案結果都已基本明朗。華人針對這些提案展開熱烈討論並展現出各自不同的觀點。“華人中也有代溝和不同的教育背景，因此華人間對不同問題的看法差異是很大的。”李斧說。

對於華人中針對這些提案表現出的不同觀點，蔡文耀認為這反而是一件好事，“華人對於這些提案的高度關注，甚至表現出相反的態度，說明華人開始認真考慮這些提案，做到為提案投票，對自己負責。”

“過去，華人對於這些提案並不關注，可能更關注自己的生活。多年來我一直努力鼓勵華人積極參與投票，因為華人需要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利益。”張軍說。

為未來投票

通過積極參與提案公投和選舉，華人正在為自己在美國的未來投出重要的一票。在經歷了許多歧視與不公正的待遇之後，華人的參政意識如今正在覺醒。

“華人表現出較高的參與積極性，主要是從今年為華裔警官梁彼得受到不公正對待而示威遊行開始的。”李斧說。今年以來，美國先後發生梁彼得受到不公正待遇、華裔間諜案、福克斯電視台記者辱華等事件。華人不再甘心做沉默的“啞裔”，而是從一開始的震驚逐漸走向聲援、抗議，最後爆發大規模遊行。

“大家通過遊行示威等方式反映華人的切身利益，也看到了效果。”李斧說。

如今，在美華人越來越強烈的意識到，面對美國社會依然存在的歧視與不公平現象，長時間的隱忍與迴避並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公平和權利需要靠自己來爭取。“我們已經看到轉變，華人正在慢慢向前進步。”蔡文耀感嘆，“我到美國30年了，看到這樣的變化，我很欣慰。”

當然，華人要發出更響亮的聲音，爭取自己的權利，未來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李斧指出：“雖然華人參與美國政治的積極性比過去有所提高，但是相比非裔和拉丁裔還有差距，與猶太裔更不能同日而語。所以我們更要看到差距，向其他族裔學習，與他們團結一致。”他認為，利用今年華人通過網絡形成的力量和激發的熱情，進一步宣傳華人聲音，組織華人力量，支持華人參政，才能針對種族歧視和不公正待遇更好地維護華人的權利。

“未來，在已經積極參政的基礎上，華人要學習如何參與美國政治，才能更好地維護自身族群權益。”張軍認為，“儘管在人口上，華人難以影響全美政策的制定，但是華人完全可以起到‘關鍵少數’的作用，巧妙地把手中的選票用好，讓美國政治人物看到華人的力量。”**中新網文章**



新華電視昨日播出行政長官梁振英專訪，對於人大釋法，梁振英強調，作為特區首長有責任根據基本法第48條執行基本法。他再次強調，堅決反對任何分離國家的主張及行動，也絕不允許“港獨”勢力進入政治體制；而“港獨”分子就算在民間，政府也必須按照法律處置。

作為特區和特區政府的“雙首長”，行政長官成為香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的第一責任人。梁振英表示，作為特區首長有責任根據基本法第48條執行基本法，並會與特區政府全面切實執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雖然“港獨”和其他分裂國家的主張是極少數人的主張，但是絕對不能姑息，包括在學校里面也不能討論或者發表“港獨”言論。

高度自治非完全自治

梁振英表示，基本法賦予香港的是高度自治，並不是完全自治。“我們高度自治並不是一般概念上模糊的、含糊的高度自治，而是要按照基本法一章一節一款的高度自治。”他強調，堅決反對任何分離國家的主張及行動，也絕不允許“港獨”勢力進入政治體制；“港獨”分子都不能出現在整個政治體制里面，公務員在一些政治問題上的表態，我是非常關注的。因為公務員在政治上應該中立的，尤其是某些部門的公務人員，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毫不含糊。“港獨”分子就是在民間，我們也必須按照法律處置好。”

曾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梁振英在談及“一國兩制”時亦指出，自從基本法在1990年頒布之後，“一國兩制”已不僅是一個概念，而是形成法律。他說，1985年至1990年起草基本法過程中包含兩個核心考慮，一個是要體現“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另一個則是保留香港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是世界上除了澳門之外獨有的，所以我們不能把外面的政治體制，隨便套用在香港。香港有自己的政治體制設計。”

重視行政立法關係

梁振英談到，在基本法確立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下，行政長官當選人通過本地選民選舉產生，并由中央人民政府進行任命，授予香港高度自治的權力。行政長官既向香港社會負責，也向中央負責，行政長官獲委任後提

香港不容「港獨」進入政治體制

名的主要官員，也由中央進行任命。“但是立法會議員在滿足基本法要求下通過選舉產生，不必中央任命。此外，根據基本法，法例都是由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提出的，立法會的議員本身沒有提出這個的權力，除非有關的法律是與社會政策或者不牽涉財政的，這也體現了行政與立法不同的權力的方面。”

梁振英又表明，他十分重視行政立法關係，“我們要團結70個議員，起點就是團結好40個建制派議員，但並不是說我們不管30個非建制派，我們必須有個起點。”本屆立法會跟政府和他的工作關係比上一屆有進步，這也是行政立法關係在新一屆立法會產生之後的契機。

“有信心，堅持往前走”行政長官梁振英接受新華電視專訪時指出，競選政綱就是執政政綱，而政綱上的承諾，基本上都落實，但仍然有兩、三個老大難問題，正收集社會意見。他強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本屆政府所堅持的施政理念，而發展經濟可以分為擴大傳統產業以及培育新產業，包括“再工業化”，強調現時有條件發展新的高產值的工業。至于擔任特首有何體會，梁振英強調：“有信心，堅持往前走，總會有進展！”

梁振英表示，競選政綱也是對香港市民的莊嚴承諾，基本上都落實了。“有兩、三個長期積壓的老大難問題。我們正在社會上徵詢大家意見。包括標準工時、退休保障等。這些也是屬於香港長遠發展的問題，我們正抓緊時間落實。”

基本落實政綱承諾

梁振英指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本屆政府所堅持的施政理念，經濟持續發展是改善民生的根基。即使全球經濟不明朗，但各項數據顯示香港經濟基礎良好，政府利得稅在2015-16財政年度錄得新高，達1400億港元。“在如今高度競爭的經濟環境下，香港的企業經營雖然吃力，但政府的利得稅收益創新高，說明企業的利潤也是歷年來最高。”

梁振英續說，經過四年來政府的努力，民生得以改善。“前面三屆政府努力的基礎上，我們現在工作要是有一些成果，我們必須對社會有承擔。為大眾做事，總會有人說你，不要害怕，行之正道便好。”他指出，最近在

落實去年中央領導人提出的“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確實發現很契合香港實際，也能讓香港發揮優勢，可以不斷體現“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在世界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能繼續維持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新華網文章**

被喚醒的魔鬼：美國大選中的族群政治

2016年的大選注定是一條具有歷史意義的分界線。

在這場政治鏖戰中，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和共和黨候選人川普，為了贏得選舉勝利，不惜進行族群政治動員，訴諸於那些不可控的危險意識形態。

川普在黨內初選的開始階段，聲稱“墨西哥人是強奸犯”，以迎合中下層白人工薪階層對非法移民的不滿情緒和族群意識。

希拉里陣營為了穩固基本盤，擊敗咄咄逼人的對手，不惜刻意放大拉丁族裔的族群意識，從而增強拉丁族裔對於川普的憎恨，並凝聚民主黨基本盤。在2016年的民主黨黨會上，著名演員朗格利亞(Eva Longoria)就曾向拉丁裔選民喊話，聲稱“得克薩斯曾經是墨西哥的一部分，我的家人從來沒有越過邊境，是邊境越過了我們”(Texas used to be part of Mexico. My family never crossed a border. The border crossed us)。

奧巴馬為了幫助黨內盟友希拉里打敗川普，刻意鼓動黑人的族群認同，以加強黑人群體對希拉里的支持度。2016年9月，奧巴馬號召黑人社區投票希拉里，就被外界詮釋為愈來愈明顯的“種族選舉”動員。

這種族群政治動員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政治新秀川普通過這一手法，輕易擊敗了共和黨內聲名顯赫但思維保守的傳統政客們；希拉里則把自己打造成少數族裔利益的捍衛者，憑借黑人和拉丁裔的堅定支持，扛住了風暴驟雨般的丑聞攻擊；川普則在中下層白人族群意識的狂熱擁護下，在幾乎眾叛親離的困境下保持住了基本盤；同樣，在2008年和2012年大選

中，奧巴馬憑借黑人的族群認同，兩次輕鬆掃蕩共和黨。

事實表明，通過鼓動族群意識加強政客選戰地位的政治策略，其威力是以往任何政策選戰都不能比擬的：它投入的成本是如此的低廉（如川普初選花費最少），催生的效果是如此的顯著，形成的盤面是如此的牢固，以致於無論從哪方面來看，族群政治都足以成為選戰政治中的無上神器。恰似勇士愛寶劍，登徒好美人，癮君子痴迷毒品，只要有利可圖，權力動物們就必然會對族群政治愛不釋手——這是政客的本能。

然而，族群政治寓意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對於美國這種族群結構日漸多元化的大帝國，從來都是不可控的政治核彈，這種意識形態的壯大將威脅到美國本身的存在合法性。對於這一點，杰出的政治家、奧地利帝國首相梅特涅親王無疑具有相當清醒的認知。在打敗拿破崙的戰爭中，相比于施瓦琴格這樣熱衷於鼓動德意志民族主義的軍人，梅特涅深刻

地意識到，奧地利作為一個缺乏主體民族的多元帝國，她軍事勝利的道義基礎只能建立在“君主神聖”的固有原則之上，任何以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為政治根基的戰爭勝利都將催生更加不可控的新動蕩，並加劇帝國的瓦解。

就像梅特涅自己所闡述的那樣：“之所以必須消滅拿破崙，即是因為這是一個民族主義偶像，他賴以生存的意識形態威脅將到帝國存在的合法性。是以，奧地利的勝利必須是君主的勝利，而非德意志民族的勝利。奧地利帝國的皇帝弗蘭茨二世也曾哀嘆：“我的國家

像蟲蛀的房子，移動任何一小塊，誰也不知道會坍塌多少。”——作為一個族群成分複雜的多元帝國，奧地利帝國以及後來的奧匈帝國最大的敵人不是拿破崙，也不是沙皇，更不是俾斯麥，而是民族主義——這一點，同樣適用於今天的美國。

與民族主義破壞力對應的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不可控。歷史事實表明，在缺乏主體民族的多元帝國中，一旦民族主義的魔鬼被喚醒，除

非造成毀滅性的災難，否則其絕不會輕易沉睡。歷史學家阿爾杰農·塞西爾就曾對梅特涅最終毀滅的政治悲劇心懷感傷地評價道：“對於梅特涅來說，他的不幸就在于他不得不以政治家的手法去抗拒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是不可能被鎮壓騎兵的鐵蹄擊敗的，這是人類動物的本能。”

在法國大革命中，革命者為了反抗君主，借用了民族主義的力量，結果這股思潮在拿破崙覆滅後的100年里，依然震撼著歐洲政局，并使無數古老君主國家化為齏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歐洲的君主們為了贏得戰爭，不惜祭出民族主義的魔鬼，在動員國內民眾的同時，通過分離性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削弱敵國的作戰意志，結果不但造成多元帝國奧匈和奧斯曼的自我崩潰，也埋下了甦聯建立、納粹崛起和殖民帝國瓦解等一系列災難的種子。

同樣，民族主義的潛在政治危害，對於缺乏主體族群的當代美國來說，並不會有所例外。更重要的是，在美國這種族群成分複雜的開放國家中，各個族群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壯大，亦是不可遏制的自然政治趨勢。

實際上，美國族群政治的出現和壯大，不僅源於政客們的不負責任，更是政治規律自然選的結果。一方面，美國族群結構的劇烈變遷，使得族群政治逐漸能夠成為選戰致勝和政客們崛起的捷徑；另一方面，各個族群中下層民眾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的窘迫，使其在族群交往中對利益與自尊的得失非常敏感，也更容易催生族群的自我認同，從而淪為族群政治的天然擁護。互聯網文章

